

## 影印本《小说月报》序

茅 盾

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创刊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而停刊，算来有二十一年。然而《小说月报》在社会上发生广泛影响，却只有十一年，即一九二一到三一年。

一九二一年，我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两年后由郑振铎接编，直到终刊。这十一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像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朱自清、许地山等，以及二十年代后期的巴金、老舍、丁玲、沈从文等。值得提到的是，巴金、老舍、丁玲的处女作都是在《小说月报》上首先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幻灭》也是登在《小说月报》上。十一年中，《小说月报》记录了我国老一代文学家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

这十一年中，《小说月报》广泛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学，首先是介绍了俄国文学和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学，也介绍了西欧、北欧、南欧的以及曾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文学。

这一时期,《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是:兼收并蓄,不论观点、风格之各异,只是不收玩世不恭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也许,这一些就是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之所以在当年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

当年在《小说月报》上各显身手的作家、翻译家,中国和外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家,有不少今尚健在;但十年浩劫中也有不幸而逝世的。我觉得最令人遗憾的,是在《小说月报》这文艺园地上辛勤劳动九年的园丁郑振铎却在一九五八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他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也翻译、也创作。他若健在,这篇《序》该归他写。至于我,适逢其会,革新了《小说月报》,只是一个清道夫,谈不上什么贡献。

今当四化之年,文艺界空前活跃,新人辈出,大小刊物,灿如繁星。现在,书目文献出版社要重新影印革新后的第十二卷至二十二卷《小说月报》,此亦保存史料、推广史料之一道,是有意义的。事物是发展的,鉴往以知来。从这重印《小说月报》一事,可以看到凡对文学有涓滴贡献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被遗忘的。也可预料,今后的文坛必将日益更新发展,满足十亿人民对精神粮食的需要。

一九八一年元月十五日

〔编后记〕《小说月报》一九一〇年创刊于上海。该刊从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起由沈雁冰主编,对刊物大加改革,使其成为当时思想进步、内容丰富的第一个大型文学期刊,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它以战斗的姿态冲击着当时文艺界出现的逆流。一九三二年

一月淞沪抗日战争时停刊,共出二十二卷,二百五十八期。

书目文献出版社将影印《小说月报》第十二卷至二十二卷。沈老对这一工作热情支持,说“此亦保存史料、推广史料之一道,是有意义的。”并为这次影印本写了这个序言。现将此序在本刊上发表。

## 亲切的关怀 无限的思念

本刊编者

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党最老的党员之一沈雁冰同志,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与世长辞了。一代巨星殒落,噩耗传来,本刊编辑部同志无不沉浸在无限的哀痛和深切的怀念之中。沈老生前对本刊热情关怀,对于我们有求于他老人家的事情,总是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和繁忙的公务,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今年一月十五日他刚刚为影印本《小说月报》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和题写了书名以后,一月三十日我们又写信请他为《文献》丛刊题写刊名。信寄出不到两个星期,二月十二日韦韬同志就把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文献”两个清秀而遒劲的大字寄给了我们。韦韬同志在来信中特别嘱咐我们:“请不要寄稿费来,沈老不收。”沈老对本刊的热情关怀使我们很受教育 and 鼓舞。

他老人家关心祖国文化事业和奖掖后进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今当沈老逝世之际,本刊特表示深切的悼念。

一九八一年三月